

# 宋代理学诗文中的比德精神<sup>\*</sup>

魏艳枫

**摘要** 两宋时期理学思想家留下了许多别致的诗、词、赋、铭等作品,这些诗文余音绕梁、字字珠玑,或借喻、或如风与水一般亦真亦幻的存在,跃动在诸位理学诗人的笔端。宋代文人有着以理入诗的倾向,这些山水花鸟、田园草木多表现、包含、暗示着他们所崇尚的风操与品格。实际上,宋代理学家将此精神寄托视为景物的灵魂,这正延续了春秋时期孔子的“君子比德”思想。春风秋露中的神韵便是理学家理想品德、理想境界和理想人格的写照,在写景状物的同时倾诉他们自己的情怀。

**关键词** 宋代理学 理学家 诗词 比德

中图分类号 J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730(2016)11-0135-06

《论语》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又云:“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彫也。”水周流无滞如智者达于事理,山厚重不迁如仁者安详舒泰,而松柏凌冬不凋谢可比拟君子在困顿之中的坚贞操守。孔子曰:“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儒家哲学在起源时期便有以自然万物象征人的内心世界的比德传统,古代文人对松、竹、梅、菊、兰、石、霜雪、虹霓等的赏玩不仅有美学的意义,也有道德的意义,这些物态在进入诗词书画后常含有一种若隐若现的精神的

意蕴,是圣贤风貌的比喻性的显现。正如黑格尔所说:“它所选取的个别事例本身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它这一个别事例暗示出一种较高的意义,因而使它具有较普遍的兴趣。”<sup>[1]</sup>理学的“比德”却别有一番意趣。宋代理学诗词中的比德精神,以道德完善为终极人生目的,花卉草木、山岳河流都在审美的含义上又有了品节的拔高。“比德也,我德之清其清也,我德之芳其芳也。”<sup>[2]</sup>从中国文学的发展看,两宋时期的铭文小品比起之前的时代有大幅度的增加,山、岩、池、桥、潭、溪、泉、洞、云、冰花、

桧、桂、橘、莲、粟、橄榄、石榴、鹤、书、笔、砚、琴、钟、鼓、珍珠、石器、玉器，几乎无物不铭、无物不赋，这些充满理趣的写景状物将山水、草木、虫鱼与抽象的人格相对应，使拟人化的自然物成为从外在表象导向深层终极的桥梁，其实是理学“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物物有一太极”等思想在诗文中的呈露。

### 一、观物养性

理学的道器之论促使了宋代诗文中以小见大情趣的深化——时时处处从日常、日用、司空见惯之物中引发形而上的深思。正像宋代绘画中的折枝花卉和剪角山水那样，理学诗文中的一花一石都寄托着对道的仰望。在朱熹、邵雍等理学家眼中，一草木一云烟都点点滴滴地放射着形色之上的光芒，而此太极之光又是不能脱离物存在的。对上至天象、下至地文、大至四季、小至一朵幽花的观察与感受是理学格物的起点也是比德的开始，即使是对这些外物的简单描绘，也能从中发现古代思想家内心儒家传统审美、伦理相合的情绪和褒贬倾向。

儒家哲学亘古以来对作为一切道德之本原的天象的敬慕，以形象化的对四时之气、日月星辰、虹霓风雪的刻画出现于程颐、朱熹等宋代理学家的著作中。在他们看来，天既是自然物，又是义理的化身，辽阔、广大、无限、清澈透明、安定永恒。王柏诗曰：“皇天分四序，春生而秋成。春风焕九野，秋气呈清明。万物一以实，物物含生生。”<sup>[3]</sup>天是时空一体的存在，“一雨洗天来，不复有故态。天序自分明，人心其少耐”<sup>[4]</sup>。四序的流转包含四季的运行，意指大自然的天象也寄托着理学伦理学的人性观念。

理学诗文中星月的出现往往在幽寂的长夜，墨色高空上的月亮是沉思的符号，并启迪着文人

的形上学之念，因其寒冷、清邃、淡淡地发绿、不为尘世所触及。朱熹曾对月长吟：“沉沉新秋夜，凉月满荆扉。”<sup>[5]</sup>王柏也将秋月暗喻为玉壶中的冰：“有月有月兮，秋更明，清明相涵兮，璀璨光晶。”<sup>[6]</sup>文天祥有诗云：“乌猿白鹤无根树，淡月疏星一线天。”<sup>[7]</sup>星辰与新月的物理属性被做了含蓄蕴积的引申，成为宋代新儒学中冲漠无朕又万象常新的至上存在的缩影。

“林间一雨来，满庭寒草偏。”<sup>[8]</sup>白雨洒入丛竹间的幽洁和在庭中纤秾花瓣上滚动的香艳渲染了理学诗词中雨雪的清奇。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以霁月、秋气、松下细流、晴雪满竹等古淡之像形容清奇之境，清奇常于空、无欲相连，暗喻着理学家所向往的纤尘不染的心意。朱熹《晨起对雨二首》道：“流潦冒荒途，清川亦迢迢。遐瞻思莫穷，端居心自超。”<sup>[9]</sup>诗人俯视林莽之外雨雪汇集的净水，觉意念渐广、尘虑自消。此种见解，与其视为教化，毋宁言之薰陶。从对眼前、耳畔无数细碎的观赏与感应中，天之德得以彰显，又内化为挥之不去的精神风范的积淀，可谓千山万山，无一笔是山；千水万水，无一笔是水。

山水是儒家涵泳性情的途径，也是继日月等天象之下的大地的华彩。“万壑争流处，千年树石幽。”<sup>[10]</sup>朱子见大水必观，见奇绝之峡涧必流连数日。除去天然的山水，理学诗文中还有许多对于人工山水——园林的歌咏，在古代文人心中，山水是放大的园林，园林是缩小的山水。间或，一曲绕过闹市中稀疏竹林的河沟也会激起诗情画意的咏叹，邵雍尝诵：“履道坊南竹径修，绿杨阴里水分流。”<sup>[11]</sup>他在洛阳城中通衢大第间，寻得了蓬蒿之趣。窗前数竿水竹、中庭一勺池、几拳石都会和深山大泽一样成为周子、程子画布上的一枝枝奇葩。正如天意寄喻于霜瓦月华、篱间骤雨等咫尺之景那样，理学一贯的格物意识也使诗人们对山水的浩思落实于可见可触的醴泉涧流和嵯峨之石。

理学诗词中不乏石令人古、水令人远的怡悦。朱熹《濯足涧水》道：“濯足涧边石，山空水流喧。行旅非吾事，寄此一忘言。”<sup>[12]</sup>苔藓覆盖的石块如林中野水一样有野逸之趣，不仅在绝壑乱峰之间，即使出现于竹木藤萝荫蔽的庭院之中也如此。诸位理学家文中的石多有神剝鬼雕式的奇绝形状，例如金履祥咏金华洞山双龙洞、冰壶洞、朝真洞山石的《洞山十咏》：“天镌鬼凿匪人间，涌雪轰雷震地寒”<sup>[13]</sup>。石在我国古代常以道家文化象征的意义出现，它的奇形、野性都是突破规格之意，泉石之间则多指世外之喻。理学在诞生阶段受过道家道教的濡染，所以水石形象也被程颐、朱熹、邵雍等摄取，但在此道化的儒学中，水石的含义又与道家有所不同，邵雍诗云：“洛阳处处是桃源，小车渐转东街去”<sup>[14]</sup>。

## 二、妙悟配情

“人不善赏花，只爱花之貌。人或善赏花，只爱花之妙。”<sup>[15]</sup>邵雍认为花之貌在于花的颜色，花之妙却在于花的精神，若只看到花木的形色便是低境界的鉴赏，领悟景物逸散的神韵与情味方至上境。这神韵与情味似有若无，如绢画中的背面傅粉、乐曲中的袅袅余音。它为景物所承载，却又无形无影、不可捉摸，像明月升起时珍珠上流动的光影和暖日照耀美玉上腾挪的微烟，而此意象又是有情有状之物的灵光所在，因有意象，花草涧藤、山石雨雪方有魂。如果物是静照的道的具体化、肉身化，意象的作用便是使肉身成为蹄筌而使道彰显。在现实物的世界之上又构筑一个意象的世界，如泥土中长出莲花、柴草中燃起火焰，此意象的世界一端连系着形而下的物，却又比物空灵；另一端连系着形而上的道，却又比道沉实，是介于有无之间的“几”，它有着令人沉醉的美丽，却又超越美感向着道提升。

朱熹盛赞过江南三月鸂鶒啼处百花溢香的融融生意，邵雍也曾言道：“梧桐月向怀中照，杨柳风来面上吹”<sup>[16]</sup>。理学家笔下的山水花鸟时时透出春情、春色、春芳、春妍，明道先生程颢认为此暖味正是天地浩然之气，“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sup>[17]</sup>。这是从乾枢坤轴生起的万物自得之意象。在理学的精神世界中，一切存在，无论有生命或无生命，都是浩然之气所灌溉的自得意的汇集。朱熹诗歌《春日》云：“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sup>[18]</sup>仲春时节千葩万蕊的争奇斗艳，都是同一造化之生意的显现，此便是儒家哲学奉为万物之源的生命气息。儒家哲学起源时即具有的本意是沿着天道设定的奔腾的生命之流、按照一切事物本性所在的方式活泼泼地生长去，因而周敦颐绿满窗前草不除，程颢曾以盆池蓄小鱼观万物灵动之态。

对万物的赏玩便是对万物生意的赏玩，云霞、藤萝、涧水、木石、碧玉看似美在形色，实则美在生意，由于生意的喷薄形色才是美的。当主体沉浸入对象的元元生机中时，对象的美才是活的、沁人心脾的，而对此生意的赏玩归根结底是要涵养主体本身的生意、最终实现物我交融。邵雍赏牡丹花诗云：“赏花全易识花难，善识花人独倚栏。雨露功中观造化，神仙品里定容颜。”<sup>[19]</sup>邵雍认为自己是善识花人，是花的知己，普通赏花人只看到牡丹的娇姿，他却能透过表相感受其中造化的作用，并且，能在酒酣意洽之时与这天地之心同体：“酒涵花影满卮红，泻入天和胸臆中”<sup>[20]</sup>。

无欲故静逸，理学思想家从儒家世间万事不如常的中庸观点出发，认为好的诗词、文章、书画应如无色无香的水一般透明、澄澈、充满清韵。“君子之道，淡而不厌，淡味长，有滋味便是欲。”<sup>[21]</sup>“山以静故高，水以静故深。”<sup>[22]</sup>平淡闲雅、无声色嗅味方为上品。“夫平澹间雅者，岂学之所能至哉？惟无欲者能之，非无欲之诗难得也，正以无欲之人难的

耳。”<sup>[23]</sup>邵雍一言可形容此无欲之人：“非惟忘利禄，况复外形骸。”<sup>[24]</sup>忘机、忘己、忘年、忘岁、忘日、忘月，昏夜琴声、玉梅花香、深秋白雨、云间月色水一般洗去心上喧嚣。漫溢于理学诗文诸物象中的清寒气息实为此静、此无欲的形象化，而这气息所化的心境也是无欲的心境。“闲余知道泰，静久觉神开。”<sup>[25]</sup>摆脱了世俗物欲的静带来从容与洒落的闲适安乐，这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悠然也闪烁于自在呈现的观物中。程颢言：“云淡风轻近午天，望花随柳过前川。旁人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sup>[26]</sup>。在理学的本体论中，终极存在无时无刻不是流动的，个体应以本身生命的律动追随天道的节奏。饮吸流动于流动之中即为静，天地气机一刻不停，却有闲，它是畅游于大化的欢欣，而阻碍个体没入大化的正是欲，灭欲既是静逸。

王柏在《和前人小桃源韵》一诗中表达遁世而去之远心——“何时架草堂，深入此山里。翛然逃世虑，炼魄继遐轨。”<sup>[27]</sup>朱熹也曾在樵歌十首中唱道：“武夷山上有仙灵，山下寒流曲曲清。”<sup>[28]</sup>这些在山水诗中的带有飞天之意的向往是理学家高蹈出世情怀的蒸腾，也是远离尘嚣的愿望的流露。由于理学在形而上学上对超越现实人世之外的本体设定，理学家时时有从绵绵不息的生命之流跃出的欲望，这种愿望的直观表达就是对喧闹人间之外的山林泉石的眷恋。程颢曾言：“孤负终南好泉石，一年一度到山中”<sup>[29]</sup>。而朱熹多次隐居于福建武夷山，他在玉女峰、隐屏山、九曲溪间所作诗卷都露出此洗尘意。《宿武夷观妙堂二首》云：“独卧一斋空，不眠思耿耿。闲来生道心，妄遣幕真境。稽首仰高灵，尘缘誓当屏”<sup>[30]</sup>。山之上还有比山更高、需要仰视的存在，正如金履祥所说：“为访高人入山去，迢迢山路不知劳。此身已到山高处，更听琴声山更高”<sup>[31]</sup>。这无限的存在，人间没有实际事物可以表达，只有以否定实际事物、超越实际事物之外的远心来表达。

观物同时应破物，理学格物的最终目的是看到物之上的理与太极，仅落在物中便会陷入网罗，邵雍、朱熹等文人希望鉴赏泉石花木的同时感受到实际事物的虚幻和真境中理的永存，因而，理学家在勾画物态时总有物之上的道作为袅袅余音从形象的缝隙中透出，犹如古远的绝响。

然而，理学虽受佛道影响有仰望星空的出世之态，却并非背离尘世而去，而是在认识到尘世之上的理念之后使尘世向着亘古长存的理念提升。中国哲学是在人间之内实现终极存在的，所有对形而上的感悟最终仍会回到人生本身。朱熹《斋居感兴二十首》咏星月诗云：“太一有常居，仰瞻独煌煌。中天照四国，三辰环侍旁。人心要如此，寂感无边方。”<sup>[32]</sup>众理之积的太极虽如北极星一般高远、运化于乾行坤布之中，最终仍落于人心。无论是对物态的观感，还是对物的意象与神韵的领悟意义，只在心灵本身的净化，在熏陶中完成人格的完善是比德的目的。

### 三、圣贤风操

朱熹有一处夫子自道式的深透表述：“夫古之圣贤，其文可谓盛矣。然初岂有意学为如是之文哉！有是实于中，则必有是文于外。如天有是气，则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则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sup>[33]</sup>。这是对孔子“有德者必有言”的重新诠释，文品与心源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自然物的审美观照也是对人生的哲理领悟，而在此领悟中所形成的心境也会彰显于对自然物的观照中。优美多变的自然景象开示了妙理，更以缤纷的色彩、朦胧的意境带给人对于理的直观感受，泉石之乐的最终旨趣仍是烛道与扩展内我。

据宋代理学理一分殊的原则，一切有形的物态和物态之后含孕万象的无形因素都是造化大德的显现。《论语》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



天为大 唯尧则之。荡荡乎 !民无能名焉。巍巍乎 !其有成功也。焕乎 !其有文章。”<sup>[34]</sup>圣贤崇高 ,像天一样崇高 ,圣贤广大 ,像地一样广大。后人不知如何形容圣贤的盛德 ,便以此崇高、广大、有光辉、充满对天道的敬畏的、既是美学的又是道德的“大”来表达膜拜之情。尧是“大人” ,“大”是天和大人的属性。在此 ,天不是自然 ,而是有感情、有意志的宇宙大化。程颐的学生对程颐说观天地可见圣人 ,程颐反驳道 :“不然 ,观乎圣人 ,则见天地”<sup>[35]</sup>。理学诗文中所有对浑茫的造化的描写实际上是对儒家圣人充实而有光辉的“大”的人格叙述 ,其中满含对宇宙的敬畏。无论是勾勒日月星辰、山川河流 ,还是风雨霜雪、藤萝涧水 ,理学家笔端都有“大”气渗出 ,这是从一颗“大”的心灵观看万物所得 ,是内心的“大”的写照。朱熹咏伏羲诗云 :“仰观玄浑周 ,一息万里奔。俯察方仪静 ,隤然千古存。悟彼立象意 ,契此入德门。勤行当不息 ,敬守思弥敦。”<sup>[36]</sup>人心原自通天地 ,作为最高真理的太极原本含蕴于个人的心中 ,君子当如河流永不停息地奔向大海一样追随大道(太极之流行即为道)。在理学中 ,心中的太极也是宇宙的太极 ,对此一体二分的至上存在的敬畏铸就了“大”。

天以生物为道 ,继天地之生理 ,即为仁。万物皆有的春意便是天地之仁 ,同时也是圣人之仁。邵雍道 :“何止春归与春在 ,胸中长有四时花。”<sup>[37]</sup>景与心同 ,圣人之心活泼泼 ,如鸢飞于天 ,鱼跃于渊 ,中和之气贯穿内外。就像雨露滋润的土地会长出花苞 ,圣贤应物应事之时便有仁心仁闻 ,暖如三春。时常出现于程颐、朱熹等人文集中的分韵赋诗、赏花观鸟、啜茗酌酒等文人的雅集都洋溢着此暖意带来的春濛濛的乐感。儒家文化从源头起就是充满真实情感的乐的文化。朱熹曾说 :“大专槃万生 ,异体实同气。云胡分彼此 ,直以私自蔽?”<sup>[38]</sup>于青云、白石、涧水之间可得异体同气之乐 ,因万物本是一元化生 ,只为人阻隔了彼我 ,才会有麻木

不仁状态的出现 ,如同阴气升起时生物就会凋零那样。朱熹诗云 :“深源定自闲中得 ,妙用元从乐处生。”<sup>[39]</sup>从冰雪重压之下一点孤阳的梅花到盛夏烟霞之中如火如荼的万木 ,大化生发的一切都沾染着诗人心中所开出的暖意。“寒尽春生草又青 ,化工消息几曾停?”<sup>[40]</sup>由于儒家哲学一贯秉持“生”为主调的乐观立场 ,即使在封杀之中 ,圣贤所看到的仍是阳即将在阴中生出而不是阴包围阳。圣贤之心恢然如天地之包万物 ,星辰河流、草木禽鸟无不惜之、无不爱之、无不以民胞物与之情视之 ,而诗文中物态的闲适与欣悦是此仁心所化。

儒家圣人有得天地醇厚暖煦之气所成的仁的品格 ,但这仁心中始终凸显一脉寒冽之流。这寒流是与高山涧水、花月秋风俱在的庄穆。古代文人喜对花抚琴 ,所对之花以崖桂、江梅、茉莉、茶蘼、兰蕙等香清色不艳者为上 ,姚红魏紫等俗丽者为下 ,因其有碍心境淳静。君子如玉 ,温润而又冰冷 ,柔软而又坚硬 ,清澈而又深不可测。王柏咏梅怀旧诗云 :“却为清贫识世情 ,人于淡处味方珍。未终旧话君还去 ,赖有梅花似故人。”<sup>[41]</sup>真味只是淡 ,至人只是常。犹如梅花虽香 ,香味却并不诱人 ,君子虽仁却并无私惠。理学诗文中所赞花卉多为小梅、白芡荷、野菊等清贞者 ,较少牡丹、芍药 ,所咏饮品多为茶、玄酒等清苦而不甘醇者 ;所喜风格多为平淡、静谧 ,而非错彩镂金、雕篆满眼 ,还有诗句中流露出的高古气象等等都为儒家圣贤此种情操的外显。而对于理学家来说 ,这种“穆”的风貌又增加了一层新的意义——理学由于受佛道影响 ,希求在尽性知命中不染世累 ,六合之外形而上的本体的存在使理学家既入乎物象之内 ,又超乎其外 ,清寒气息、远心与笼罩在物态之上的素色都因不沉溺于形而下的有情有状而起。理学始终将物视为指向物之上的意义的开始 ,观物品物中都渗透此出离心 ,是此出离心给太和元气般的情怀撒下一丝冷寂与庄肃。

宋代理学诗词歌赋中的“比德”与其所烘托的属伦理又超伦理，似审美又超审美的天人合一的意境是对《诗经》中托物起兴的文学传统的延续，又是“气韵”、“媚道”等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理念影响的产物，它比黏连的比喻更高，类似禅家的悬悟。对物的静观默察中，理学家体认潜密之理，而此处的理并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科学的原理，却是形式多样的对宇宙大化本身的感怀，人与其他生命、其他无生命物都是同一永恒生命激起的浪花，因而才具有相通性、才可以类比、才可以借之咏叹人伦、人生之理。将人生哲理融入自然景观之中，将主体情愫蕴于客体形象之内，达到美与善、文与道、诗与理的气象浑成的统一是理学“比德”精神的共性特征。

注释：

[1]黑格尔：《美学（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12页。  
[2]俞香顺：《〈爱莲说〉主旨新探》，《江海学刊》，2002年第5期。  
[3][4][6][23][27][41][宋]王柏：《鲁斋王文宪公文集》，胡宗楙：《续金华丛书·集部》第132册，1924年，第217页，第218页，第212页，第288页，第218页，第236页。  
[5][8][9][10][12][28][30][32][36][38][39][40]《朱子全书》（第20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

275页，第231页，第229页，第424页，第233页，第525页，第230页，第362页，第362页，第448页，第473页，第404页。  
[7]《文天祥全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4页。  
[11][14][15][16][18][19][20][24][25][37][宋]邵雍：《邵雍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85页，第337页，第344页，第516页，第285页，第291页，第290页，第187页，第238页，第506页。  
[13][元]金履祥：《仁山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8页。  
[17][26][29][35]《二程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13页，第476页，第473页，第414页。  
[21]《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60页。  
[22][宋]黄幹：《勉斋集》，第493页。  
[31]金履祥：《仁山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7页。  
[33]周瑾：《“诗见得人”——朱熹诗论的生存论诠释》，《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3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3页。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朱子门人后学研究”（项目编号14ZDB008）。  
作者简介：魏艳枫，河南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博士，河南郑州，450008。  
(责任编辑 程平)

编辑部工作人员	刘江涛【经济】liujt425@163.com	页文【政治与法律】xxysj_zz@163.com
	曹 晔【经济】xxysj_jj@163.com	邓 飙【社会】xxysj_sh@126.com
	杨瑜娴【政治与法律】xxysj_zz@163.com	程 平【文化】xxysj_chp@126.com
		王 玥【版面设计】xxysj@tom.com